



大会
第七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32 和 37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二年

古阿姆集团地区旷日持久的冲突及其对国际和平、
安全与发展的影响
阿塞拜疆被占领土局势

2017 年 2 月 6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的持续侵略导致阿塞拜疆的大片领土，包括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区域、七个邻近地区和一些飞地被临时占领。战争夺走了数万人的生命，破坏了我国的城市和生计，并导致一百多万阿塞拜疆人被迫离开家园，舍弃财产。

侵略过程中，亚美尼亚方面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构成了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此类违反行为包括肆意攻击、杀害平民、劫持和扣押人质、虐待和即决处决战俘和人质、性暴力、广泛破坏居住区以及公共和私人财产、掠夺和强迫流离失所。

这个月是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区霍加利镇的平民和护国者犯下残暴罪行二十五周年。1992 年 2 月在霍加利发生了冲突期间最大规模的屠杀事件。

在战前，有 7 000 人居住在霍加利镇。从 1991 年 10 月起，该镇完全被亚美尼亚部队及其关联者包围。1992 年 2 月 25 日晚间到 26 日，在大规模炮轰之后开始从各个方向对该镇发起攻击。对该镇的攻击和占领导致数百名阿塞拜疆人伤亡或被扣为人质，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同时该镇被夷为平地。

次年，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关于该冲突的四项决议，¹ 谴责占领阿塞拜疆领土的行为，重申尊重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际边界不可侵犯，以及不允许使用武力

¹ 安全理事会第 822(1993)号、第 853(1993)号、第 874(1993)号和第 884(1993)号决议。



夺取领土。针对亚美尼亚的领土要求和行动，安理会重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是阿塞拜疆的一部分，并要求立刻、完全和无条件地从阿塞拜疆所有被占领土撤出占领部队。1992 至 1995 年期间通过的一系列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文件也采用了相同措辞。

安全理事会在各项决议和主席声明中还表示严重关切“大批阿塞拜疆平民流离失所，以及该区域严重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谴责“袭击平民和轰炸阿塞拜疆共和国领土的行为”，并重申各方“都有义务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和规则”。

其他国际组织也强烈谴责亚美尼亚方面使用武力的行为，并申明其对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有直接责任。

因此，在审议了冲突对作战行动地区平民人口的影响，尤其是 1992 年 2 月霍加利镇发生的屠杀事件之后，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在 1992 年 3 月 11 日的声明中表示严重关切“最近关于滥杀滥伤行为的报告”，坚决谴责“对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平民的暴力和攻击行为”，并强调“国际社会不接受任何武力解决办法”。²

1993 年，时任瑞典外交部长马尔亚雷塔·阿弗厄格拉斯以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理事会主席的身份强调，绝不纵容以武力获得领土，也不接受以此作为领土主张的依据，³ 并对亚美尼亚武装部队实行的令人无法接受的焦土政策表示严重关切。⁴

欧洲委员会会议会在 2005 年 1 月 25 日第 1416(2005)号决议中特别指出，“相当部分的阿塞拜疆领土仍然被亚美尼亚部队占领”，“军事行动以及军事行动前就普遍存在的族裔矛盾，导致了大规模的族裔驱逐和单一族裔区的建立，这种情况近似可怕的族裔清洗概念”。

欧洲人权法院在引述独立来源报告时指出，“1992 年 2 月 25 日至 26 日夜间霍加利镇被攻占期间，据报告有数百名阿塞拜疆族平民在试图逃离被占城镇时被攻击该镇的亚美尼亚战斗人员杀害、伤害或扣为人质”。法院认为在霍加利犯下的暴行是“特别严重的行为，可能构成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⁵

这次悲剧事件目击者的证词、权威国际机构的声明、以及外国记者、人权活动家和权威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独立调查结果等大量资料也佐证了实地情况。⁶

² 部长委员会在 1992 年 3 月 11 日第 471(之二)次部长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声明。

³ 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理事会，第 284 号来文，1993 年 10 月 26 日，布拉格。

⁴ 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理事会，第 301 号来文，1993 年 11 月 19 日，布拉格。

⁵ 欧洲人权法院 2010 年 4 月 22 日的判决书，第 87 段。

⁶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查阅：<http://www.justiceforkhojaly.org/>。

赫尔辛基人权观察组织和纪念人权中心根据这些调查结果认定，亚美尼亚军队对平民死亡负有直接责任。赫尔辛基人权观察组织执行主任在 1997 年 3 月 24 日给时任亚美尼亚外交部长的信中，对亚美尼亚宣传部门编造事实以混淆该人权组织视听的企图做出了以下回应：

我们的调查研究和纪念人权中心的调查发现，撤退民兵与大批逃难平民一起逃离霍加利。我们的报告指出，阿塞拜疆民兵当时仍有武装且身着制服，可被视为战斗人员，因而危及到逃难的平民，尽管他们的意图是保护平民。然而我们认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军队对平民死亡负有直接责任。事实上，我们的报告和纪念人权中心的报告都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支持关于阿塞拜疆军队曾阻挠阿塞拜疆平民逃离或对其开枪的说法。⁷

《独立报》引述路透社一名驻阿塞拜疆阿格达姆村记者的报道说，“屠杀发生后，阿塞拜疆人埋葬了几十名死者，他们是在亚美尼亚人入侵霍加利镇时被害的，霍加利是该地区第二大阿塞拜疆人聚居区。一位送葬者对一群记者喊道，‘整个世界对这里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我们面临死亡，而你们却在袖手旁观’”。⁸

澳大利亚《时代报》报道称，“受害者的确切数字尚不明确，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亚美尼亚军队上周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白雪皑皑的山区屠杀了阿塞拜疆平民”。⁹

《新闻周刊》的记者 Pascal Privat 和 Steve Le Vine 在一篇题为“屠杀真相”的文章中报道说：

上周，阿塞拜疆再次成为停尸场：送葬的难民和几十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朝清真寺后面一个临时搭建的停尸场缓缓行进。他们都是普通的阿塞拜疆人，是 2 月 25 日至 26 日遭亚美尼亚军队入侵的霍加利镇的男女老少。霍加利是饱受战争摧残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区的一个小村庄。许多人在企图逃跑时被近距离打死；其中一些人的面部被毁损，另一些人被剥去头皮。¹⁰

《时代周刊》的 Jill Smolowe 在她题为“霍加利的屠杀”一文中报道了以下情况：

尽管对细节还有争议，但起码有一点是清楚的：两周以前，在阿塞拜疆人居住的霍加利镇发生了可怕和灭绝人性的事情。迄今为止，已有约 200 具阿塞

⁷ 强调部分由作者标明。信函全文可查阅：<https://www.hrw.org/legacy/english/docs/1997/03/24/azerba16933.htm>。

⁸ 《独立报》，1992 年 2 月 29 日。

⁹ 《时代报》，1992 年 3 月 6 日。

¹⁰ 《新闻周刊》，1992 年 3 月 16 日。

拜疆人的尸体(其中许多被肢解)被运出霍加利镇——该镇位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一个亚美尼亚人控制的飞地内——以便在邻国阿塞拜疆下葬。死亡的总人数不详,但阿塞拜疆人声称有 1 324 名平民遭屠杀,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¹¹

此外,亚美尼亚官员和下属分离主义政权领导人以及其他证人的公开声明无疑可被视为承认责任。国际法院明确指出,“高级别官方政治人士,有时是最高级别的人士,做出的这类声明尤其有证明作用,因为发表这些声明的人承认了他们所代表国家不利的事实或行为。可将此类声明视为一种承认”。¹²

应特别指出的是,亚美尼亚共和国现任总统谢尔日·萨尔基相在霍加利被攻占时担任分离主义政权“自卫队委员会”的负责人,因此他的回忆是最重要的证据来源之一。萨尔基相先生在担任亚美尼亚国防部长时接受采访,其间他说的下面的话毫无疑问地回答了谁是霍加利罪行实施者的问题:

在霍加利事发之前,阿塞拜疆人以为他们在跟我们开玩笑,他们认为亚美尼亚人不会对平民下手。而我们打破了这个[思维定式]。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也应考虑到那些小伙子中有从巴库和苏姆盖伊特逃出来的人。¹³

此外,萨尔基相先生还破除了据称攻击者为霍加利平民留出通道的不实说法。对记者就此提出的问题,他坦率承认:“这基本上是在霍加利之后”,因为当时“在进行某种种族清洗”,“别无他法”。

最后,在被问及他是否对数千人的死亡感到遗憾时,萨尔基相先生说:“根本没有什么遗憾”,因为“这种动荡是必要的,即使成千上万人不得不丧生”。

一个在亚美尼亚担任最高政治和军事职务的人所说的这些话无需解释,不容任何人否认亚美尼亚对在霍加利和阿塞拜疆其他被占领土上所犯下罪行的责任。

在霍加利屠杀发生时担任亚美尼亚第一任总统列翁·特尔·彼得罗相首席顾问的 Jirair Libaridian 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承认,“亚美尼亚人很难去写霍加利”,因为“不可接受的事情确实发生了,亚美尼亚部队在卡拉巴赫杀戮和残害了阿塞拜疆平民”。¹⁴

¹¹ 《时代周刊》,1992年3月16日。

¹² 见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尼加拉瓜对美利坚合众国),案情,判决书,《国际法院报告,1986年》。

¹³ 见 Thomas de Waal, *Black Garde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through Peace and War* (New York and London, 2004)。

¹⁴ Jirair Libaridian, “An Armenian Perspective on Khojali”, 19 February 2014。

另一名亚美尼亚作家 Markar Melkonian 把自己的书献给他的弟弟 Monte Melkonian，后者曾亲身参与对霍加利的攻击。书中指出，霍加利“是一个战略目标，但那里发生的事件也是报复行为”。¹⁵ Melkonian 特别提到了两个亚美尼亚支队“Arabo”和“Aramo”的战斗人员的所作所为，并详细描述了他们是如何屠杀霍加利平民的。按照他的说法，霍加利一些居民在逃出近 6 英里后已接近安全地带时，“[亚美尼亚]士兵们追上了他们”。据他说，士兵们“拔出一直挂在腰间的刀子，开始刺向他们”。¹⁵

根据对战争前因后果和霍加利大屠杀所有事实的总体评估，绝对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该镇犯下的罪行并不是孤立或零星的行为，而是亚美尼亚广泛、有系统的暴行政策和做法的一部分。

在阿塞拜疆进行的官方调查发现，对霍加利平民的攻击中包含按照国际法定义的灭绝种族罪的特定要素，因此满足维持种族灭绝指控的必要条件。

亚美尼亚侵略阿塞拜疆期间的犯罪行为目前仍逍遥法外，这不仅阻碍了是实现两国之间期待已久的和平与和解方面取得进展，而且加剧了和平进程本已艰难的局势，助长了亚美尼亚的放任感。下面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首先，亚美尼亚完全无视安全理事会的要求，公然违反国际法，采取有目的的行动，以巩固占领现状，加强在被占领土上的军事集结，改变其人口、文化和地貌特征，并阻止数十万被迫流离失所的阿塞拜疆人返回他们在这些地区的家园和房产。¹⁶

其次，亚美尼亚方面经常违反停火，并攻击亚美尼亚武装部队与阿塞拜疆武装部队接触线和两国边界一带的阿塞拜疆城镇和村庄，这种行为在最近一个时期变得越发频繁和血腥，造成居住在这些地区附近的阿塞拜疆平民伤亡。

2016 年 4 月 2 日凌晨起，亚美尼亚武装部队从被占领土的阵地上加大攻势，使用重炮和大口径武器，向接触线沿线的阿塞拜疆武装部队和阿塞拜疆控制下的邻近人口稠密地区密集开火。由于亚美尼亚的攻击和随后的敌对行动，阿塞拜疆 34 个城镇和村庄遭到炮击，一些阿塞拜疆平民和武装部队士兵被炸死炸伤，私人 and 公共财产，包括住宅、学校和幼儿园被摧毁或严重受损。

¹⁵ 见 Markar Malkonian, *My Brother's Road: An American's Fateful Journey to Armenia*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05)。

¹⁶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查阅 A/70/1016-S/2016/711。

2016年4月10日,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的推动下,双方相互移交了由于最近冲突升级而阵亡的士兵遗体。¹⁷随后进行的法医检查记录了诸多痕迹,表明阿塞拜疆军人的尸体遭到肢解。¹⁸

2016年5月,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对阿塞拜疆的受影响地区进行了实地访问。访问团在评估报告中指出:¹⁹

[接触线]沿线的阿塞拜疆村庄过去20年间一直在应对经常违反停火的情况。然而自2016年4月初以来,[接触线]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因是新型和更重型军备的使用令所造成的破坏更加严重,且火力进一步延伸到前线后方。

特派团还发现,4月27日至28日再次爆发的激烈战斗对各定居点、特别是居住在阿塞拜疆 Goranboy、Tartar、Aghdam 和 Aghjebedi 地区的平民造成了更严重的影响。特派团进一步指出,“[接触线]上的许多平民在轰炸中失去了牲畜,他们的田地现在被[未爆弹药]污染”,“Goranboy、Tartar、Aghdam 和 Aghjebedi 前线附近地区的许多学校遭到破坏并关闭”。

第三,自冲突开始以来,亚美尼亚广泛实行劫持和扣留人质、以及虐待和即决处决战俘和其他俘虏的做法。

截至2017年1月初,因冲突而登记失踪的阿塞拜疆公民共达3867人,包括3123名军人和744名平民。平民中有62名儿童(20名女孩和42名男孩)、261名妇女和301名老年人(包括152名妇女)。已经确定,3867名失踪者中有873人被当作战俘或人质带走,包括591名军人和282名平民,其中儿童29人(7名女孩和22名男孩),妇女99人,老年人112人(包括63名妇女)。²⁰

阿塞拜疆失踪公民的清单已通过红十字委员会提交亚美尼亚,并定期更新。然而,亚美尼亚未就其控制的失踪人员做出适当解释,或者根本不予解释,针对此类人员已被其拘留而且此后一直未露面的合理指称,亚美尼亚方面也未进行及时有效的调查。

2014年7月11日,亚美尼亚武装部队杀害了一名阿塞拜疆平民(Hassan Hassanov),另逮捕两人(Dilgam Askarov 和 Shahbaz Guliyev),这几人当时试图前

¹⁷ 见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nagorno-karabakh-icrc-facilitates-retrieval-and-transfer-those-killed-action>。

¹⁸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见 A/70/838-S/2016/363 和 A/70/842-S/2016/370。

¹⁹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阿塞拜疆,题为《2016年4月接触线上受暴力影响的人口》的评估团报告,2016年5月15日。

²⁰ 见阿塞拜疆共和国战俘、人质和失踪人员问题国家委员会网站(<http://www.human.gov.az/en/view-page/27/%C6%8FS%C4%B0R.%20G%C4%B0ROV%20V%C6%8F%20%C4%B0TK%C4%B0N%20D%C3%9C%C5%9EM%C3%9C%C5%9EL%C6%8FR#.WJSZ01UrKuk>)。

往位于阿塞拜疆克尔巴贾尔区的亲属坟地。亚美尼亚方面不仅未释放这些平民，而且还制造对他们的指控，并非法判处 Askarov 先生无期徒刑，Guliyev 先生 22 年监禁。在红十字委员会的协助下，Hassanov 先生的尸体在近 3 个月后，于 2014 年 10 月 2 日被运回阿塞拜疆。²¹

亚美尼亚方面推迟交回人体残骸甚至企图在这样一个敏感问题上进行投机和勒索的情况不仅限于这一例。2016 年 12 月 29 日，阿塞拜疆共和国武装部队士兵 Chingiz Gurbanov 在阻止亚美尼亚颠覆团体企图侵入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边界的战斗中被杀害。事件发生后，红十字委员会立即提出愿意作为中立中间人，促成士兵遗体运送回国。国际社会也不断发出呼吁，包括在其各自的声明中特别强调这个问题的人道主义性质。²² 尽管如此，遗体还是到了第四十天，也即 2017 年 2 月 5 日，才从亚美尼亚运回阿塞拜疆。

最后必须再次声明，亚美尼亚武装部队在阿塞拜疆被占领土上的非法驻留是造成冲突区出现紧张局势和发生各种事件、进而导致人员伤亡和苦难的主要原因，也是政治解决冲突的主要障碍。实现持久和长期解决办法的唯一途径是确保亚美尼亚武装部队立即、全部和无条件地撤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和阿塞拜疆其他被占领土。

与此同时，查明冲突期间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的行为的真相，向受害者提供充分且切实的赔偿，以及需要采取体制行动来预防这类违反行为再次发生，这些都是实现可持续和平与长久稳定的必要先决条件。因此，必须确保和平努力，包括为解决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冲突而采取的措施，绝不鼓励、接受或容忍通过非法使用武力或其他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如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和族裔清洗而实现的局势。阿塞拜疆共和国将不遗余力地争取实现政治解决冲突，并确保本区域的和平与正义。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2 和 37 项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给荷。

常驻代表

大使

亚沙尔·阿利耶夫(签名)

²¹ 见阿塞拜疆在安全理事会 2015 年 1 月 30 日第 7374 次会议上的发言(S/PV.7374)。

²² 比如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 2017 年 1 月 9 日的声明，以及欧洲委员会秘书长 2017 年 1 月 11 日的声明。